**〈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〉**

（**《人間佛教論集》**p.17-p.43）

上厚下觀院長指導

學生 釋洞岸 敬編

2011.8.21

肆、印度佛教嬗[[1]](#footnote-1)變的歷程**（p.17-p.28）**

## （壹）印度佛教的創始到衰滅

### 一、印度佛教的五期之演變，如人生自誕生、童年、少壯、漸衰而老死

###### 探求印度佛教史實，而作五期、四期、三期，及「大乘佛法」三系的分判，與我國古德的教判相通，但抉擇取捨不同，因為我是從歷史觀點而論判的。

印度佛教的創始到衰滅，「**凡經五期之演變；若取喻人之一生，則如誕生、童年、少壯、漸衰而老死也**」（《印度之佛教》）[[2]](#footnote-2)。

在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「自序」[[3]](#footnote-3)，說得更明白些：「印度佛教的興起、發展又衰落，正如人的一生，自童真、少壯而衰老。

**◎童真，充滿活力，是可稱讚的，但童真而進入壯年，不是更有意義嗎？**

**◎壯年而不知珍攝，轉眼衰老了。**

**◎老年經驗多，知識豐富，表示成熟嗎？也可能表示接近衰亡。**

**所以我不說愈古愈真，更不同情於愈後愈圓滿，愈究竟的見解」。**

### 二、印度佛教興滅的過程

在印度佛教興滅的過程中，明顯的見到：佛教興起於中印度的東部；漸從中印度而擴展到南印與北印（及東西印度），更發展到印度以外，而有南傳與北傳佛教的傳播。

但西元四世紀以後，北印與南印的佛教日漸衰落，萎縮到中東印度，最後因印度教與回教的入侵而滅亡。

衰滅，固然有外來的因素，但發展與衰落，應有佛教自身內在的主因，正如老人的終於死亡，主因是身心的日漸老化一樣。

### 三、復興佛教的方針

所以我尊重（童真般的）「佛法」，也讚揚（少壯般的）初期的「大乘佛法」，而作出：**「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，宏闡中期佛法之行解，攝取後期佛教之確當者，庶足以復興佛教」[[4]](#footnote-4)**的結論。

## （貳）印度佛教思想的演變

### 一、各時代教典都自稱為最甚深、了義，而甚麼是最甚深，依信解者的理解不同而有別

「佛法」，「大乘佛法」的初期與後期，「秘密大乘佛法」，印度先後傳出的教典，都說這是甚深的，了義的，究竟的。

如《法華經》說是「諸經中王」[[5]](#footnote-5)，《金光明經》[[6]](#footnote-6)也這樣說；「秘密大乘」的教典，有些是名為「大呾特羅王」[[7]](#footnote-7)，「大儀軌王」──漢譯作「大教王」的。

以**牛乳五味[[8]](#footnote-8)為譬喻**的，《大般涅槃經》如醍醐[[9]](#footnote-9)，而在《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》中，譬喻醍醐的，是「陀羅尼藏」[[10]](#footnote-10)。

總之，每一時代的教典，都自稱為最甚深、最究竟的。到底那些教典是最甚深的，那就在信解者的理解不同了。

### 二、甚麼是甚深、了義的法門

#### **（一）從修證的「正法」說**

先從修證的「正法」來說：

##### 1、「佛法」：緣起甚深，涅槃倍復甚深

「佛法」中，緣起是甚深的，以法性、法住、法界、（真）如、不變易性來表示他；又說涅槃是最甚深的[[11]](#footnote-11)。「**要先知法住（知緣起），後知涅槃**」[[12]](#footnote-12)，所以佛弟子是觀緣起的無常、苦、無我我所──空，能斷煩惱而證究竟涅槃的。

**2、初期大乘：《般若經》、文殊法門：空……如、法性、涅槃是深奧義**

（1）直觀一切法空，皆依勝義

初期大乘的《大般若經》，與文殊相關的多數教典，是「以真如為定量」[[13]](#footnote-13)，「皆依勝義」的[[14]](#footnote-14)。不分別、了解、觀察緣起，而直觀一切法的但名無實，而修證一切法空，一切法皆如，一切法不可得，一切法無生。

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明確的說：「深奧處者，空是其義，……（真）如、法性〔界〕、實際、涅槃，如是等法，是為深奧義」[[15]](#footnote-15)。空（性、真）如等種種名字，無非涅槃的異名。

（2）為初學者分別說「生滅者如化，不生滅者不如化」；為久學者說「生滅、不生滅皆如化」

涅槃最甚深，本是「佛法」所說的，但「皆依勝義」──無蘊、處、界，無善無惡，無凡無聖，無修無證，一切法空的深義，一般人是容易誤解的，所以《般若經》說：「為久學者，說生滅、不生滅如化」。

說一切法如幻化，涅槃也如幻化，如幻如化（依龍樹論）是譬喻空的。這是《般若經》的深義，是久學者所能信解修證的。

又說「為新發意菩薩故，分別生滅者如化，不生不滅者不如化」[[16]](#footnote-16)，那就近於「佛法」說緣起如化，涅槃不如化了。

**（3）龍樹成立「中觀的性空唯名論」：會通了「佛法」的緣起、中道與《般若經》的性空、假名**

《般若經》的深義，是容易引起誤解的，所以西元二、三世紀間，代表「初期大乘」的龍樹論，依《般若經》的一切法空與但名無實，會通了「佛法」的緣起中道，而說「因緣所生〔緣起〕法，我說即是空（性），亦為是假名，亦是中道義」[[17]](#footnote-17)。並且說：「若不依俗諦，不得第一義」[[18]](#footnote-18)，回歸於「先知法住，後知涅槃」[[19]](#footnote-19)──「佛法」的立場。

由於緣起而有，是如幻如化都無自性的，所以緣起即空。而「以有空義故，一切法得成」[[20]](#footnote-20)，正由於一切法空，所以依緣起而成立一切。

《法華經》也說：「諸法從本來，常自寂滅相」[[21]](#footnote-21)；「諸法常無性，佛種從緣起」[[22]](#footnote-22)。空寂與緣起的統一（大乘是世間即涅槃的），龍樹成立了「中觀」的「性空唯名論」，可說通於「佛法」而又彰顯「為久學者說」的甚深義。

##### 3、後期大乘

**（1）後期大乘的《解深密經》（「瑜伽行派」──「虛妄唯識論」）**

A、為五事具足、五事不具足者分別說

（A）為五事具足者直說一切法皆無自性

「後期大乘」的《解深密經》，是「瑜伽行派」──「虛妄唯識論」所宗依的經典。經上說：「一切諸法皆無自性，無生無滅，本來寂靜，自性涅槃。於是（《般若》等）經中，若諸有情已種上品善根（一），已清淨障（二），已成熟相續（三），已多修勝解（四），已能積集上品福智資糧（五），彼若聽聞如是法已，……依此通達善修習故，速疾能證最極究竟」。[[23]](#footnote-23)

為五事具足者說，能信解、通達、修證的，就是《般若經》的「為久學者說」。

（B）為五事不具足者依三性作顯了的解說

但五事不具足的根機，對深奧義引起的問題不少。

依《解深密經》說：有的不能了解，有的誤解（空）為什麼都沒有，有的進而反對大乘。

因此，《解深密經》依三性來作顯了的解說：

◎一切法空，是約遍計所執自性說的；

◎依他起自性──緣起法是有的；

◎圓成實自性──空性、法界等，因空所顯是有而不是沒有的。

這樣的解說──「了義說」，那些五事不具的，也能信修大乘佛法了。

B、《般若經》與《解深密經》一致：「為初發意者說」大致同於「為五事不具足者依三性解說」

這一解說，與《般若經》的「為初發意（心）者說」，是大致相同的。對甚深秘密，作不深不密的淺顯說明，稱為了義說。

適應不同根性而有此二類，《般若經》與《解深密經》本來是一致的，只是論師的解說不同吧了！

**（2）後期大乘的如來藏思想**

A、「後期大乘」經，以如來藏、我、佛性、自性清淨心為主流

（A）後期大乘經的流出

「後期大乘」經，以如來藏、我、佛性、自性清淨心為主流，西元三世紀起，不斷的流傳出來。

（B）「真常我」與「真常心」

如**《大般涅槃經》「前分」[[24]](#footnote-24)**，說如來大般涅槃，是常樂我淨。如來是常住的，那（能成佛的）一切眾生應有如來了，這就是真我。「我者，即是如來藏義；一切眾生悉有佛性，即是我義」；「我者即是如來」[[25]](#footnote-25)。

《大般涅槃經》與《如來藏經》等說：相好莊嚴的如來，在一切眾生身內，但是為煩惱（業苦）所纏，還沒有顯現，如人在胎藏內一樣，這是「真常我」說。

「我」是有知的，所以與為客塵所染的自性清淨心〔心性本淨〕相合，也就是「真常心」。

**B、有異法是空，有異法不空**

如來藏說，以為《般若》等「一切空經是有餘說」[[26]](#footnote-26)，是不究竟的，提出了空與不空，

如《大般涅槃經》說：「空者，謂無二十五有及諸煩惱，一切苦，一切相，一切有為行；不空者，謂真實善色，常樂我淨，不動不變」。[[27]](#footnote-27)

如來真解脫──大般涅槃（如來）是不空的，空的是生滅有為的諸行，這與《般若經》「為初發意者說」的，倒是非常吻合！

後來《勝鬘經》以「如來空智」[[28]](#footnote-28)──如來空性之智（有如智不二[[29]](#footnote-29)意義），而說空如來藏、不空如來藏，也是這一意義。「有異法是空，有異法不空」[[30]](#footnote-30)，與我國空即不空，不空即空的圓融說不同。

C、以「空」、「緣起」來解說佛性（不再說如來藏了），淡化神我色彩

在世俗語言中，「如來」有神我的意義，胎「藏」有《梨俱吠陀》的神話淵源[[31]](#footnote-31)，所以如來藏、我的思想，與傳統的（「佛法」與「初期大乘」）佛法，有相當的距離。

因此，或者以「空」、「緣起」來解說佛性（**不再說如來藏了**），眾生「當（來）有佛性」[[32]](#footnote-32)，而不是一切眾生「定有佛性」，如《大般涅槃經》「後分」[[33]](#footnote-33)所說。

或以如來藏為依真如的不了義說，如「瑜伽行派」。

D、如來藏說本是適應信仰神我者的方便說，但「佛德本有說」卻成為「秘密大乘佛教」之所依

然在如來藏說主流，以為這是最甚深的，唯佛能了了知見，十住菩薩也只能少分見；聲聞與一般人，只能仰信，只存在於理想、信仰心中。

如來藏說，有印度神學意味，而教典的傳出，正是印度教復興的時候；如解說為適應信仰神我的一般人的方便，應該是正確的！

《大般涅槃經》「師子吼品」〔後分〕說：五百位梵志，不能信受佛說的「無我」。經上說：「我常宣說一切眾生悉有佛性，佛性者豈非我耶？」[[34]](#footnote-34)梵志們聽說有我，就發菩提心了。[[35]](#footnote-35)其實，「佛性者實非我也，為眾生故說名為我」[[36]](#footnote-36)。

融攝「虛妄唯識」的《楞伽經》也這樣說：「為斷愚夫畏無我句，……開引計我諸外道故，說如來藏。……當依無我如來之藏」。[[37]](#footnote-37)

傳統的佛法者，這樣的淨化了如來藏的真常我說，但適應一般人心的，真常我、真常心的主流──「真常唯心論」者，如《楞伽經》後出的〈偈頌品〉，《大乘密嚴經》，說「無我」是沒有外道的神我，真我是有的，舉種種譬喻，而說真我唯是智者所見的。

這一適應神學（「為眾生故」）的如來藏、我、佛性、自性清淨心，是一切眾生本有的──「佛德本有」說，為「秘密大乘佛法」所依；在中國，臺、賢都依此而說「生佛不二」[[38]](#footnote-38)的圓教。

#### **（二）從方便說**

再從方便來說：

##### 1、「佛法」時期—六念法門

「佛法」──緣起甚深，涅槃更甚深，解脫生死，真是談何容易！這不是容易成就的，所以釋尊有不想說法的傳說。[[39]](#footnote-39)佛到底慈悲說法了，有好多人從佛出家，也有廣大的在家信眾，但解脫的到底是少數。為了化導大眾，種善根而漸漸的引向解脫（不一定在今生），在正常的八正道外，別有適應信強慧弱（主要為在家）的六念法門──念佛，念法，念僧，念戒，念施，念天。

（心）念自己歸信的三寶功德，念自己持行的戒德，念自己所作的布施功德，念（自己所能得的）天界的莊嚴。在憂愁，恐怖，特別是瀕臨病重的死亡邊緣，如修六念，可以心無怖畏而得內心的平安。

這有點近於一般宗教，但不是祈求他力的救護。修念佛等方便，如與慧相應，那信增上人也可能證果，這就是「四證淨」[[40]](#footnote-40)。

##### 2、「念佛」法門之演變

**（1） 初期大乘**

A、依特殊的方便，引入正常的菩薩道

由於「佛涅槃後，佛弟子對佛的永恆懷念」，發展為「大乘佛法」。「初期大乘」，念佛有了非常的發展，如《法華經》說：「更以異方便，助顯第一義」[[41]](#footnote-41)。

「異方便」是特殊的方便：「念佛」的因行而形成菩薩的六度大行；念佛而造佛舍利塔，（西元一世紀起）造佛像，供養、禮拜佛塔與佛像；稱念佛名，都是成佛的特別方便（釋尊時代是沒有的）。

偉大的菩薩六度大行，要久劫修行，這是怯劣根性所難以奉行的，所以有「往生淨土」的「易行道」；通於一切淨土，而往生西方阿彌陀佛淨土，受到大乘佛教界的尊重。

還有，在十方現在一切佛前，禮拜、懺悔、勸請、隨喜、迴向等，也是為怯劣根性說的，如信願堅固，可以引入正常的菩薩道。

B、依「觀想念佛」而引出「是心作佛」、「三界唯心」的思想

以上所說的念佛法門，是一般（可淺可深）的，重要的是「觀想念佛」。

由於那時的佛像流行，念佛的都念佛的相好莊嚴。觀佛身相而成就的，是般舟（一切佛現在前立）三昧[[42]](#footnote-42)。

依此念佛三昧的定境，而理會出「是心作佛」[[43]](#footnote-43)，「三界唯心」[[44]](#footnote-44)（「虛妄唯識論」者的唯識說，也是從定境而理解出來的）。

**（2） 後期大乘—觀自身是佛**

到了「後期大乘」，說一切眾生本有如來藏，我，自性清淨心，也就是本有如來德性，於是修念佛觀的，不但觀外在的佛，更觀自身是佛。

**（3） 秘密大乘—即生成佛**

**「秘密大乘佛法」，是從「易行道」來的「易行乘」，**認為歷劫修菩薩行成佛，未免太迂緩[[45]](#footnote-45)了，於是觀佛身、佛土、佛財[[46]](#footnote-46)、佛業[[47]](#footnote-47)（稱為「天瑜伽[[48]](#footnote-48)」），而求即生成佛。成佛為唯一目標，「度眾生」等成了佛再說。念佛觀，在佛法的演化中，是有最深遠影響的！

##### 3、「念法」

方便道的「念法」，「初期大乘」中，有了獨到的發展。

如《般若》、《法華經》等，說讀經，（背或諷）誦經，寫經，布施經典等，有重於現生利益的不可思議功德，並稱般若「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無上咒，是一切咒王」。

**咒術，本是「佛法」所禁止的，漸漸的滲入「大乘佛法」，主要是為了護法，降伏邪魔。[[49]](#footnote-49)**

誦經與持咒， 有共同的傾向，也與稱名的念佛相通；音聲佛事，特別是咒語，成為「秘密大乘」修持的要目。

##### 4、「念天」

###### 「念佛」、「念法」外，「念天」是非常重要的！

**（1）「佛法」時期—容認群神，但不信敬、禮拜，佛與人間弟子勝過了天神，是佛法的根本立場**

「佛法」容認印度群神──天的存在，但梵天、帝釋、四大王眾天的鬼神，佛弟子是不信敬、不禮拜的。

佛與在家、出家弟子，諸天卻表示了恭敬、讚歎、歸依、（自動的來）護法的真誠（邪神惡鬼在外）。佛與人間弟子，勝過了天神，是佛法的根本立場。

**（2）初期大乘—天身菩薩**

「大乘佛法」興起，由於《本生》中，菩薩有天神、畜生身的，所以有天菩薩在大乘經中出現，如《海龍王經》，《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》，《密跡金剛力士經》等。《華嚴經》圓融無礙，有無數的執金剛神，主城神，主地神，……大自在天，來參加法會，都是大菩薩。善財童子參訪的善知識，也附入了不少的主夜神（女性夜叉）。

夜叉菩薩名為金剛手，或名執金剛、金剛藏，在《華嚴經》中，地位高在十地以上。[[50]](#footnote-50)

「初期大乘」經，深（觀）廣（大菩薩行）而與通俗的方便相統一，入世而又有神秘化的傾向。[[51]](#footnote-51)

**（3）後期大乘—天佛一如，神佛不二**

到了「後期大乘」，如《楞伽經》、《大集經》，說到印度著名的天神，都是如來的異名；在鬼、畜天的信仰者，所見的如來就是鬼、畜。在理論上，達到了「天佛一如」，也就是「神佛不二」，這是與印度教的興盛有關的。[[52]](#footnote-52)

**（4） 秘密大乘佛法—天菩薩著重忿怒相、欲樂的身相**

到了「秘密大乘佛法」，念天的影響更深。如倣五部夜叉[[53]](#footnote-53)，及帝釋在中間，四大天王四方坐的集會，而有五部如來的集會方式。

天菩薩著重忿怒相、欲樂的身相[[54]](#footnote-54)。觀自身是佛的佛慢，也名為天慢[[55]](#footnote-55)。

而忉利天與四大王眾天的男女交合而不出精，也成為實現大樂，即身成佛的修證理想[[56]](#footnote-56)。

欲界天神──大力鬼王與高等畜生天的融入佛教，不但有五甘露──尿、屎、骨髓、精、血，五肉──狗肉、牛、馬、象、人肉等鬼神供品[[57]](#footnote-57)；

而「佛法」所禁止的咒術以外，占卜、問鏡[[58]](#footnote-58)、觀星宿，火祭──護摩[[59]](#footnote-59)，這些印度神教的，都納入「秘密大乘」。

念天而演變到以「天（鬼神）教」方式為佛法主流，真是世俗所說的「方便出下流」了！重信仰，重秘密（不得為未受法的人說，說了墮地獄），重修行，「索隱行怪」的「秘密大乘佛法」，是「念佛」與「念（欲）天」的最高統一。

**伍、佛教思想的判攝準則（p.28-p.33）**

**（壹）覺音論師四部注釋書與四悉檀[[60]](#footnote-60)**

**一、覺音的四部注釋書與龍樹所說的四悉檀有關**

**在印度佛教思想史的探求中，發現了一項重要的判攝準則。**

**南傳佛教的覺音三藏，我沒有能力讀他的著作，但從他四部（阿含）注釋書名中，得到了啟發。**

他的四部注釋，**《長部》注名「吉祥悅意」，《中部》注名「破斥猶豫」，《相應（即「雜」）部》注名「顯揚真義」，《增支部》注名「滿足希求」**。

**四部注的名稱，顯然與龍樹所說的四悉檀（四宗，四理趣）有關**，如──

「顯揚真義」與第一義悉檀，

「破斥猶豫」與對治悉檀，

「滿足希求」與各各為人（生善）悉檀，

「吉祥悅意」與世界悉檀。

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
| 世界悉檀 | 吉祥悅意 | **長部** |
| 各各為人（生善）悉檀 | 滿足希求 | **增支部** |
| 對治悉檀 | 破斥猶豫 | **中部** |
| 第一義悉檀 | 顯揚真義 | **相應（即「雜」）部** |

深信這是古代傳來的，對結集而分為四部阿含，表示各部所有的主要宗趣。

### 二、在《阿含講要》中，依四悉檀而判攝四阿含

民國三十三年秋，我在漢院講《阿含講要》，**先講「四阿含經的判攝」，就是依四悉檀而判攝四阿含的[[61]](#footnote-61)。**

## （貳）依四悉檀判攝《雜阿含》中原始結集的三分教

在原始聖典的集成研究中，知道原始的結集，略同《雜阿含》，而《雜阿含》是修多羅，祇夜，記說等三分集成的。

以四悉檀而論，「修多羅」是第一義悉檀；「祇夜」是世界悉檀；「記說」中，弟子記說是對治悉檀，如來記說是各各為人生善悉檀。

佛法有四類理趣，真是由來久矣！[[62]](#footnote-62)

|  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
| 世界悉檀 | 祇夜 | | 《雜阿含經》 |
| 各各為人生善悉檀 | 如來記說 | 記說 |
| 對治悉檀 | 弟子記說 |
| 第一義悉檀 | 修多羅 | |

這可見，《雜阿含》以第一義悉檀為主，而實含有其他三悉檀。進一步的辨析，那「修多羅」部分，也還是含有其他三悉檀的[[63]](#footnote-63)。

所以**這一判攝，是約聖典主要的理趣所在而說的。**

## （叁）四悉檀傳來中國，天臺家從教典文句的特性，作客觀的判攝

四悉檀傳來中國，**天臺家多約眾生的聽聞得益說，其實是從教典文句的特性，所作客觀的判攝。**[[64]](#footnote-64)

## （肆）從印度佛教教典的長期發展判攝四悉檀

### 一、依四大宗趣，觀察印度佛教教典的長期發展

依此四大宗趣，觀察印度佛教教典的長期發展，也不外乎四悉檀，如表：

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
| 佛法 | 第一義悉檀 | 顯揚真義 |
| 初期大乘佛法 | 對治悉檀 | 破斥猶豫 |
| 後期大乘佛法 | 各各為人悉檀 | 滿足希求 |
| 秘密大乘佛法 | 世界悉檀 | 吉祥悅意 |

### 二、從佛法長期發展的觀點，來看每一階段聖典的特色

五十九年所寫成的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，我從教典的先後，作了以上的判攝。這裏再為敘述：

從長期發展的觀點，來看每一階段聖典的特色，是——

#### **（一）「佛法」，以《雜阿含經》（《相應部》）為本的四部阿含—第一義悉檀**

一、以《雜阿含經》（《相應部》）為本的**「四部阿含」（四部可以別配四悉檀），是佛法的「第一義悉檀」**，無邊的甚深法義，都從此根源而流衍出來。

#### **（二）初期大乘佛法，大乘空相應經—對治悉檀**

二、「大乘佛法」初期的「大乘空相應經」，廣說一切法空，遣除一切情執，契入空性。《中論》說：「如來說空法，為離諸見故」[[65]](#footnote-65)，是依《寶積經》說的[[66]](#footnote-66)。所以**「大乘空相應經」的特色，是「對治悉檀」。**

##### （三）後期大乘佛法，如來藏說—各各為人生善悉檀

三、「大乘佛法」後期，為**真常不空的如來藏、我、佛性說，點出眾生心自性清淨，為生善、成佛的本因，重在「為人生善悉檀」**。

「各各為人生善」，是多方面的。

##### 1、為懈怠眾生說心自性清淨

**（1）《增支部》**

心自性清淨，就是「心性本淨」，是出於「滿足希求」的《增支部》的。[[67]](#footnote-67)

**（2）《成實論》**

《成實論》也說：「佛為懈怠眾生，若聞心本不淨，便謂性不可改，則不發清淨心，故說本淨」[[68]](#footnote-68)。

**（3）後期大乘**

在「後期大乘」中，就成為一切眾生有如來藏、我、佛性說：這是一。

##### 2、為信增上者、心性怯劣怖畏者，說念佛、見佛、往生淨土

如來藏說，是念自己身心中有佛。「初期大乘」的念佛往生淨土，念佛見佛的般舟三昧；「佛法」六念中念佛，都是為信增上者，心性怯劣怖畏者說的：這是二。

**這些「為人生善」的教說，都有「易行」誘導的傾向。**

#### **（四）秘密大乘佛教，融攝神教—世界悉檀**

四、「秘密大乘佛法」的流行，融攝了印度神教所有的宗教行儀。如說：「劣慧諸眾生，以癡愛自蔽，唯依於有著。……為度彼等故，隨順說是法」[[69]](#footnote-69)。**在修持上，重定力，以欲天的佛化為理想，所以在身體上修風，修脈，修明點[[70]](#footnote-70)，從欲樂中求成佛，是「世界悉檀」。**

### 三、佛法一切聖典的集成，只是四大宗趣的重點開展

佛法一切聖典的集成，只是四大宗趣的重點開展。

我應用牧女賣乳而一再加水為喻：

為了多多利益眾生，不能不求適應，不能沒有方便，如想多賣幾個錢，而在乳中加些水一樣。這樣的不斷適應，不斷的加入世俗的方便，四階段集成的聖典，如在乳中一再加水去賣一樣，終於佛法的真味淡了，印度佛教也不見了！

## （伍）判攝立場

### 一、流傳中的佛法，一切聖典的集成，只是四大宗趣的重點開展

這一判攝，是**佛法發展階段的重點不同，不是說「佛法」都是第一義悉檀，「秘密大乘佛法」都是世界悉檀**，

所以說：「一切聖典的集成，只是四大宗趣的重點開展，在不同適應的底裏，直接於佛陀自證的真實」。[[71]](#footnote-71)

「佛法的世界悉檀，還是勝於世間的神教，因為這還有傾向於解脫的成分」。[[72]](#footnote-72)

這一切都是佛法；**「秘密大乘」是晚期佛教的主流，這是佛教史上的事實，所以我不能同意「入篡正統」的批評。[[73]](#footnote-73)**

**都是流傳中的佛法，所以不會徹底否定某些佛法。**

### 二、從佛法發展的史實中，抉擇更純正的，更適應於現代的佛法

**但我不是宗派徒裔，不是學理或某一修行方法的偏好者。**

**我是為佛法而學，為佛法適應於現代而學的，所以在佛法的發展中，探索其發展的脈絡，而了解不同時代佛法的多姿多態，而作更純正的，更適應於現代的抉擇。**

由於這一立場，三期、四期的分判，相當於古德的分判，而意見不同，主要是由於純正的、適應現代的要求。

也就作成這樣的結論：**「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，宏闡中期佛教（指「初期大乘」）之行解，（梵化之機應慎），攝取後期佛教之確當者，庶足以復興佛教而暢佛之本懷也歟」！**

# **陸、契理而又適應世間的佛法 （p.33-p.43）**

## （壹）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

什麼是「**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**」？

### ※重視一切佛法的根源──「阿含」與「律」〔毘尼〕

佛弟子所應特別重視的，是一切佛法的根源，釋尊的教授教誡，早期集成的聖典──「阿含」與「律」〔毘尼〕。在「阿含」與「律」中，佛、法、僧──三寶，是樸質而親切的。

### 一、佛

##### （一）有印度的史跡可考

「佛」是印度迦毘羅衛的王子，經出家，修行而成佛，說法、入涅槃，有印度的史跡可考。[[74]](#footnote-74)

##### （二）諸佛皆出人間

《增壹阿含經》說：「諸佛皆出人間，終不在天上成佛也」[[75]](#footnote-75)。**佛不是天神、天使，是在人間修行成佛的；也只有生在人間，才能受持佛法，體悟真理〔法〕而得正覺的自在解脫**，所以說：「**人身難得**」。

**「佛出人間」**，佛的教化，是現實人間，自覺覺他的大道，所以佛法是「人間佛教」，而不應該鬼化、神化的。

不過在佛法的長期流傳中，由於「**佛涅槃後，佛弟子對佛的永恆懷念**」，不免漸漸的理想化、神化，而失去了「如來兩足〔人〕尊」的特色！

### 二、僧

##### （一）佛法的傳宏以僧伽為之

「僧」（伽），是從佛出家眾弟子的組合。佛法是解脫道，依聖道修行而實現解脫，在家、出家是一樣的。

但在當時──適應那時的印度風尚，釋迦佛是出家的；佛法的傳宏，以佛及出家弟子的遊行教化而廣布，是不容爭議的。

適應當時的社會，在家弟子是沒有組織的。

##### （二）依律而住

對出家眾，佛制有學處──戒條，且有團體的與經濟的規制。

出家眾的組合，名為僧伽，僧伽是和樂清淨（健全）的集團。和樂清淨的僧伽，內部是平等的，民主的，法治的，以羯磨而處理僧事的。

出家眾，除衣、鉢、坐臥具，及少數日用品外，是沒有私有財物的。寺院、土地、財物，都屬於僧伽所有，而現住眾在合法下，可以使用。而且，這不是「現前（住）僧」所有，佛法是超越民族、國家的，只要是具備僧格的，從各處來的比丘（及比丘尼），如長住下來，就與舊住的一樣。所以僧伽所有物，原則是屬於「四方僧」的。

##### （三）僧伽和合的要素：六和敬

僧伽中，思想是「見和同解」，經濟是「利和同均」，規制是「戒和同遵」。這樣的僧伽制度，才能和樂共住，精進修行，自利利他，達成正法久住的目的。

|  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
| 六和敬[[76]](#footnote-76) | 見和同解 | 思想 | 和合的本質 |
| 利和同均 | 經濟 |
| 戒和同遵 | 規制 |
| 身和共住 | | 和合的表現 |
| 語和無諍 | |
| 意和同悅 | |

##### （四）律制的特質：毘尼是世界中實

**但「毘尼〔律〕是世界中實」，在律制的原則下，不能沒有因時、因地的適應性**。

可惜在佛法流傳中，重律的拘泥固執，漸流於繁瑣形式。

而**一分專重修證，或重入世利生的，卻不重毘尼，不免形同自由的個人主義**。我想，現代的佛弟子，出家或在家的（現在也已有組織），應重視律制的特質。

### 三、法

##### （一）八正道—聖道支性[[77]](#footnote-77)

**律是「法」的一分**。法的第一義，是八正道──正見，正思惟，正語，正業，正命，正精進，正念，正定。依正確的知見而修行，才能達成眾苦的解脫。如約次第說，八正道是聞、思、修（正定相應）慧的實踐歷程。這是解脫者所必修的，所以稱為「古仙人道」，離此是沒有解脫的。

修行者在**正見**（而起信願）中，要有**正常的語言文字，正常的（身）行為**，更要有**正命**──正常的經濟生活。初學者要這樣的學，修行得解脫的更是這樣。

佛法在中國，說圓說妙，說心說性，學佛者必備的正常經濟生活，是很難得聽到的了！

依**正見**而起**正語、正業、正命**，然後「自淨其心」，**定慧相應而引發無漏慧**，所以在**五根（信、精進、念、定、慧）中，佛說慧──般若如房屋的棟樑一樣，是在先的，也是最後的。佛法是理性的德行的宗教，依正見而起信，不是神教式的信心第一**。

依慧而要修定，**定**是方便，所以也不是神教那樣的重禪定，而眩惑於定境引起的神秘現象。佛弟子多數是不得根本定的，沒有神通，但以「法住智」而究竟解脫，這不是眩惑[[78]](#footnote-78)神秘者所能理解的。

有正見的，不占卜，不持咒，不護摩（火供），佛法是這樣的純正！

##### （二）四諦緣起—緣起支性

**正見──如實知見的，是緣起──「法」的又一義。**

世間一切的苦迫，依眾生，人類而有（依人而有家庭、社會、國家等），佛法是直從現實身心去了解一切，知道身心、自他、物我，一切是相依的，依因緣而存在。**在相依而有的身心延續中，沒有不變的──非常，沒有安穩的──苦，沒有自在的（自己作主而支配其他）──無我。〔無常、苦、無我〕**

世間是這樣的，而眾生、人不能正確理解緣起（「**無明**」），對自己、他人（他眾生）、外物，都不能正見而起染著（「**愛**」）。以無明，染愛而有造作（業），因行業而有苦果。三世的生死不已是這樣，現生對自體（身心）與外境也是這樣，成為眾生無可奈何的**大苦**。

如知道「**苦**」的原因所在「**集**」（**無明**與**愛**等煩惱），那從緣起的「此生故彼生」，理解「此滅故彼滅」，也就是以緣起正見而除**無明**，不再執著常、樂、我我所了，**染愛**也不起了。

這樣，現生是不為外境（及過去熏染的）所干擾而解脫自在，死後是因滅果不起而契入「寂滅」──不能說是有是無，只能從一切苦滅而名為**涅槃**，涅槃是無上法。

**佛法是理性的德行的宗教，以解脫生（老病）死為目標的。**這是印度當時的思想主流，但佛如實知緣起而大覺，不同於其他的神教。這是佛法的本源，正確、正常而又是究竟的正覺。修學佛法的，是不應迷失這一不共世間的特質！

## （貳）宏闡中期佛教之行解[[79]](#footnote-79)

什麼是「宏闡中期佛教之行解」？

### 一、中期佛教（初期大乘佛法）依涅槃而開展一切法空，本是第一義悉檀，但存有「對治」的特性

**中期是「大乘法」的興起，是菩薩行為本而通於根本佛法的**。依涅槃而開展為「一切法不生」，「一切法空」說。涅槃是最甚深的，當然可說是第一義悉檀，但重點的開展，顯然存有「對治」的特性。如——

#### **（一）大乘從高層次──涅槃超越的立場，掃盪一切而又融攝一切**

一、「佛法」依緣起為本，闡明四諦、三寶、世出世法。在佛法流傳中，顯然是異說紛紜，佛教界形成異論互諍的局面。

大乘從高層次──涅槃超越的立場，掃盪一切而又融攝一切，所以說：「一切法正，一切法邪」[[80]](#footnote-80)（龍樹說：「愚者謂為乖錯，智者得般若波羅蜜故，入三種法門無所礙」[[81]](#footnote-81)，也就是這個意思）。

#### **（二）部派佛教傾向於世間與涅槃之對立，大乘則說「世間即涅槃」、「煩惱即菩提」**

二、佛說緣起，涅槃是緣起的寂滅，是不離緣起「此滅故彼滅」而契入的。在佛法流傳中，傾向於世間與涅槃──有為與無為的對立，所以大乘說「色（等五蘊）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（等）」，說示世間實相。與文殊有關的教典，說「煩惱即菩提」等；依《思益經》說：這是「隨（人所）宜」[[82]](#footnote-82)的對治法門。

#### **（三）因有重律的僧伽拘泥守舊，而說「罪不罪不可得故，具足尸羅波羅蜜」**

三、傳統的僧伽，在寺塔莊嚴的發展中，大抵以釋尊晚年的僧制為準繩，以為這樣才是持戒的，不知「毘尼是世界中實」[[83]](#footnote-83)，不能因時、因地而作合理的修正，有些就不免徒存形式了！專心修持的，不滿拘泥守舊，傾向於釋尊初期佛教的戒行（正語、正業、正命，或身、語、意、命──四清淨），有重「法」的傾向，而說「罪〔犯〕不罪〔持〕不可得故，具足尸羅〔戒〕波羅蜜」。如「對治悉檀」而偏頗發展，那是有副作用的。

### 二、中期佛教之解

#### **（一）《般若經》之深義：空性與緣起不二**

然《般若經》的深義，專從涅槃異名的空性、真如去發揚，而實是空性與緣起不二。

如廣說十八空（性）[[84]](#footnote-84)，而所以是空的理由，是「非常非滅故。何以故？性自爾」[[85]](#footnote-85)，這是本性空。「非常非滅」也就是緣起，

如《小品般若經》，舉如焰燒炷[[86]](#footnote-86)的譬喻，而說「因緣〔緣起〕甚深」。

怎樣的甚深？

「若心已滅，是心更生否？不也，世尊！……若心生，是滅相否？世尊！是滅相。……是滅相當滅否？不也，世尊！……亦如是住，如（真）如住不？世尊！亦如是住，如（真）如住。……若如是住，如如住者，即是常耶？不也，世尊」！[[87]](#footnote-87)

從這段問答中，可見緣起是非常非滅的，與空性不二。所以經說如幻如化，是譬喻緣起，也是譬喻空性的。

**《般若經》深義，一切法如幻如化，涅槃也如幻如化**。這一「世間即涅槃」的大乘法，如不知立教的理趣，會引起偏差的。[[88]](#footnote-88)

#### **（二）《中論》：貫通《阿含》的中道、緣起與《般若經》的性空、假名**

龍樹作《中論》，**依大乘法，貫通《阿含》的中道緣起**，說**不生不滅，不常不斷〔非常非滅〕，不一不異，不來不出的八不緣起**。[[89]](#footnote-89)

◎一切法空，依空而四諦、三寶、世出世法都**依緣起而成立。**

◎遮破異計，廣說一切法空，而**從「無我我所」契入法性[[90]](#footnote-90)**，與釋尊本教相同。

◎一切法依緣起而善巧成立，特別說明《阿含》常說的十二緣起。

#### **（三）《大智度論》：三法印即一實相印，貫通《阿含》及初期大乘經**

在龍樹的《智度論》中，說到緣起的一切法相，**大體與說一切有系說相近（但不是實有而是幻有了）。**

**「三法印即一實相印」，依根性而有巧拙的差異：這是「通」於《阿含》及初期大乘經的！**

### 三、中期佛教之行

#### **（一）依三心修六度、四攝**

**說到「大乘佛法」的修行，主要是菩提願，大悲與般若（無所得為方便）**。由於眾生根性不一，學修菩薩行的，也有信願增上，悲增上，智增上的差異（經典也有偏重的），但在修菩薩行的歷程中，這三者是必修而不可缺少的。

◎如有悲而沒有菩提願與空慧，那只是世間的慈善家而已。

◎有空慧而沒有悲願，那是不成其為菩薩的。

所以大乘菩薩行，是依此三心而修，主要是六度，四攝。

布施等是「佛法」固有的修行項目，大乘是更多的在家弟子發心，所以布施為先。

#### **（二）念佛因行，上求佛道；悲念世間，發菩提心**

菩薩大行的開展，一則是佛弟子念佛的因行，而發心修學；一則是適應世間，悲念世間而發心。

#### **（三）龍樹論所闡揚的菩薩精神**

龍樹論闡揚的菩薩精神，我在《印度之佛教》[[91]](#footnote-91)說：「其說菩薩也，

◎一、三乘同入無餘涅槃，而（自）發菩提心，其精神為忘己為人。

◎二、抑他力為卑怯，自力不由他，其精神為盡其在我。

◎三、三僧祇劫有限有量，其精神為任重致遠。

菩薩之精神可學，略可於此見之」。菩薩行的偉大，是能適應世間，利樂世間的。

**初期「大乘佛法」與「佛法」的差異，正如古人所說：「**古之學者為己，今之學者為人」[[92]](#footnote-92)**。**

## （叁）天化之機應慎

什麼是「（梵化之機應慎）」？

### 一、天化的遠因

**梵化，應改為天化，也就是低級天的鬼神化**。

西元前50年，到西元200年，「佛法」發展而進入「初期大乘」時代。

由於「**佛弟子對佛的永恆懷念」，理想化的、信仰的成分加深，與印度神教，自然的多了一分共同性。[[93]](#footnote-93)**

### 二、天化的現象

#### **（一）天菩薩的出現，重天神而輕人間**

**一、文殊是舍利弗與梵天的合化，普賢是目犍連與帝釋的合化，成為如來（新）的二大脅侍**。**[[94]](#footnote-94)**取象溼婆天（在色究竟天），有圓滿的毘盧遮那佛。魔王，龍王，夜叉王，緊那羅王等低級天神，都以大菩薩的姿態，出現在大乘經中，

雖然所說的，都是發菩提心，悲智相應的菩薩行，卻凌駕人間的聖者，大有人間修行，不如鬼神──天的意趣。

無數神天，成為華嚴法會的大菩薩，而夜叉菩薩──執金剛神，地位比十地菩薩還高。**這表示了重天神而輕人間的心聲，是值得人間佛弟子注意的！**[[95]](#footnote-95)

#### **（二）咒術的發展，神教的他力護持，在佛法中發展起來**

**二、神教的咒術等，也出現於大乘經中，主要是為了護法**。

但為了護持佛法，誦咒來求護持，**這與「佛法」中自動的來護法不同，而有祈求的意義。神教的他力護持，在佛法中發展起來**。

#### **（三）現生利益的追求**

**三、「念佛」（「念菩薩」）、「念法」法門，或是往生他方淨土，或是能得現生利益──消災，治病，延壽等。求得現生利益，與低級的神教、巫術相近**。

### 三、對「神化」的態度

「大乘佛法」普及了，而信行卻更低級了！我不否認神教的信行，如去年有一位（曾參禪）來信說：「否則，……乃至奧義書、耆那教諸作者聖者就是騙子了」！

我回信說：「不但奧義書、耆那教不是騙子，就是基督教……其至低級的巫術，也不完全是騙人的。

宗教（高級或低級的）總有些修驗（神秘經驗），

……如有了些修驗，大抵是信心十足，自以為是，如說給人聽，決不能說是騙子。

……不過，不是騙人，並不等於正確，否則奧義書、耆那教也好，何必學佛」？

「初期大乘」的神化部分，**如看作《長阿含經》那樣，是「世界悉檀」、「吉祥悅意」，那大可作會心的微笑**。

如受到「方便」法門功德無邊（佛經的常例，越是方便，越是功德不可思議）的眩惑，**順著世俗心而發展，那是會迷失「佛出人間」，人間大乘正行而流入歧途的**。

## （肆）攝取後期佛教之確當者

什麼是「攝取後期佛教之確當者」？

### 一、善用佛性說，激發眾生發菩提心，依無我如來之藏修菩薩行

如「後期大乘」的如來藏、佛性、我，經說還是修菩薩行的。

◎如知道這是「**各各為人生善悉檀**」，能順應世間人心，激發人發菩提心，學修菩薩行，那就是方便了。

◎如說如來藏、佛性是（真）我，用來引人向佛，再使他們知道：**「開引計我諸外道故，說如來藏，……當依無我如來之藏」[[96]](#footnote-96)；「佛性者實非我也，為眾生故說名為我」[[97]](#footnote-97)**，那就可以進一步而引入佛法正義了。

只是信如來藏我的，**隨順世俗心想，以為這才是究竟的，這可就失去「方便」的妙用，而引起負面作用了！**

### 二、唯識學明三乘的境、行、果，了知這是為五事不具者所作的顯了解說

又如**「虛妄唯識論」的《瑜伽師地論》等，通用三乘的境、行、果，「攝事分」還是《雜阿含經》「修多羅」的本母呢！[[98]](#footnote-98)**

無著，世親的唯識說，也還是依無常生滅，說「分別自性緣起」[[99]](#footnote-99)（稱十二緣起為「愛非愛緣起」）。**這是從說一切有部、經部而來的，重於「果從因生」的緣起論**。

如知道**這是為五事不具者所作的顯了解說，那與龍樹的中道八不的緣起論，有相互增明的作用了**。

## （伍）結論：以不神化的原則，以四悉檀引導眾生向解脫、向佛道

◎古代經論，解理明行，**只要確立不神化的「人間佛教」的原則，多有可以採用的**。

◎人的根性不一，如經說的「異欲，異解，異忍」[[100]](#footnote-100)，**佛法是以不同的方法──世界，對治，為人，第一義悉檀，而引向佛法，向聲聞，向佛的解脫道而進修的**。

這是我所認為是能契合佛法，不違現代的佛法。

1. 嬗（ㄕㄢˋ）：演變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四）》p.416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印順導師《印度之佛教》（p.4- p.7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)
3. 印順導師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（p.3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)
4. 印順導師《印度之佛教》（p.7） [↑](#footnote-ref-4)
5. 《妙法蓮華經》卷6〈23 藥王菩薩本事品〉：

   宿王華！譬如一切川流江河，諸水之中海為第一；此法華經亦復如是，於諸如來所說經中，最為深大。又如土山、黑山、小鐵圍山、大鐵圍山及十寶山，眾山之中，須彌山為第一；此法華經亦復如是，於諸經中最為其上。又如眾星之中，月天子最為第一；此法華經亦復如是，於千萬億種諸經法中最為照明。又如日天子能除諸闇；此經亦復如是，能破一切不善之闇。又如諸小王中，轉輪聖王最為第一；此經亦復如是，於眾經中最為其尊。又如帝釋、於三十三天中王，此經亦復如是，**諸經中王**。又如大梵天王，一切眾生之父；此經亦復如是，一切賢聖，學、無學，及發菩薩心者之父。又如一切凡夫人中，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、辟支佛為第一；此經亦復如是，一切如來所說、若菩薩所說、若聲聞所說，諸經法中，最為第一。有能受持是經典者，亦復如是，於一切眾生中、亦為第一。一切聲聞、辟支佛中，菩薩為第一；此經亦復如是，於一切諸經法中、最為第一。如佛為諸法王；此經亦復如是，**諸經中王**。（大正09，54a19-b11） [↑](#footnote-ref-5)
6. 《金光明最勝王經》卷9〈21 善生王品〉：「所謂微妙《金光明》，諸經中王最第一。」（大正16，444b9-10） [↑](#footnote-ref-6)
7. 印順導師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（p.319）：

   tantra音譯為怛特羅，大部分秘密教典，不稱為經（sūtra）而名為怛特羅，或譯為「續」，怛特羅是印度固有名詞，在佛教中，是秘密教典的專用名詞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)
8. 《長阿含經》卷17〈第28經〉《布吒婆羅經》：「譬如牛乳，乳變為酪，酪為生酥，生酥為熟酥，熟酥為醍醐，醍醐為第一。」（大正01，112b1-3） [↑](#footnote-ref-8)
9. 《大般涅槃經》卷14〈7 聖行品〉：「譬如從牛出乳、從乳出酪、從酪出生穌、從生穌出熟穌、從熟穌出醍醐，醍醐最上。若有服者眾病皆除，所有諸藥悉入其中；善男子，佛亦如是，從**佛出生十二部經、從十二部經出修多羅、從修多羅出方等經、從方等經出般若波羅蜜、從般若波羅蜜出大涅槃，猶如醍醐**；言醍醐者，喻於佛性，佛性者即是如來。」（大正12，449a6-13） [↑](#footnote-ref-9)
10. 《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》卷1〈1 歸依三寶品〉：「**此五法藏，譬如乳、酪、生酥、熟酥、及妙醍醐—契經如乳，調伏如酪，對法教者如彼生酥，大乘般若猶如熟酥，總持門者譬如醍醐—醍醐之味，乳、酪、酥中微妙第一，**能除諸病，令諸有情身心安樂。總持門者，契經等中最為第一，能除重罪，令諸眾生解脫生死，速證涅槃安樂法身。」（大正08，868c13-19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0)
11. 《雜阿含經》卷12〈第293經〉：「此甚深處，所謂緣起；倍復甚深難見，所謂一切取離、愛盡、無欲、寂滅、涅槃。」（大正02，83c13-15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1)
12. （1）《雜阿含經》卷14（第347經）：

    佛告須深：「彼**先知法住，後知涅槃**。彼諸善男子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法，離於我見，不起諸漏，心善解脫。」（大正02，97b5-8）

    （2）印順導師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（p.5）：

    龍樹說：「若不依俗諦，不得第一義」，那是回歸於「佛法」的立場，「**先知法住，後知涅槃**」了。所以中觀是三乘不二的正觀，有貫通「佛法」與「初期大乘」的特長！

    （3）印順導師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（p.235）：

    緣起法的悟入，有必然的歷程，所以釋尊為須深（Susīma）說：「**且自先知法住，後知涅槃**」。知緣起法，有無、生滅的依緣性，觀無常苦非我，是法住智；因滅果滅而證入寂滅，是涅槃智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2)
13. 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卷364〈62 實說品〉：

    如是！善現！一切法真如，一切有情真如，一切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真如，一切菩薩摩訶薩真如實皆無異，由無異故說名真如。諸菩薩摩訶薩於此真如，修學圓滿證得無上正等菩提故，名如來、應、正等覺。是故，善現！應知菩薩摩訶薩即是如來、應、正等覺，**以一切法、一切有情皆以真如為定量故**。（大正06，875c5-11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3)
14. （1）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卷396〈75 勝義瑜伽品〉：

    佛告善現：「佛證無上正等覺時所得佛法，依世俗故說名為得，不依勝義。若**依勝義**，能得、所得俱不可得。何以故？善現！若謂此人得如是法便有所得，有所得者便執有二，執有二者不能得果亦無現觀。」（大正06，1052c29-1053a4）

    （2）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卷576〈8那伽室利分品〉：

    妙吉祥曰：「我無所趣亦非能趣，都無所學。非我當來詣菩提樹，坐金剛座證大菩提，轉妙法輪拔濟生死。所以者何？諸法無動，不可破壞，不可攝受，畢竟空寂。我以如是非趣心等當得菩提。」

    龍吉祥言：「尊者所說皆依勝義，令諸有情信解是法解脫煩惱。若諸有情煩惱解脫，便能畢竟破魔羂網。」（大正07，975a6-13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4)
15. 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17〈57 深奧品〉：

    須菩提言：「世尊！何等深奧處，阿惟越致菩薩摩訶薩住是中行六波羅蜜時，具足四念處乃至具足一切種智？」

    佛讚須菩提：「善哉，善哉！須菩提！汝為阿惟越致菩薩摩訶薩問是深奧處。須菩提！深奧處者，空是其義。無相、無作、無起、無生、無染、寂滅、離、如、法性、實際、涅槃，須菩提！如是等法是為深奧義。」（大正08，343c28-344a6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5)
16. 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26〈87 如化品〉：

    「世尊！如佛自說諸法平等，非聲聞作、非辟支佛作、非諸菩薩摩訶薩作、非諸佛作；有佛無佛，諸法性常空。性空即是涅槃，云何言涅槃一法非如化？」

    佛告須菩提：「如是，如是！諸法平等，非聲聞所作乃至性空即是涅槃。若新發意菩薩聞是一切法畢竟性空，乃至涅槃亦皆如化，心則驚怖。**為是新發意菩薩故，分別生滅者如化，不生不滅者不如化。**」（大正08，416a6-14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6)
17. 《中論》卷4〈24 觀四諦品〉（青目釋）：

    **眾因緣生法，我說即是無；亦為是假名，亦是中道義**；未曾有一法，不從因緣生；是故一切法，無不是空者。眾因緣生法，我說即是空。何以故？眾緣具足和合而物生，是物屬眾因緣故無自性，無自性故空，空亦復空，但為引導眾生故，以假名說；離有無二邊，故名為中道；是法無性故，不得言有；亦無空故，不得言無；若法有性相，則不待眾緣而有，若不待眾緣則無法，是故無有不空法。（大正30，33b11-21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7)
18. 《中論》卷4〈24 觀四諦品〉（青目釋）：「世俗諦者，一切法性空；而世間顛倒，故生虛妄法，於世間是實；諸賢聖真知顛倒性，故知一切法皆空無生，於聖人是第一義諦名為實；諸佛依是二諦，而為眾生說法，若人不能如實分別二諦，則於甚深佛法，不知實義，若謂一切法不生是第一義諦，不須第二俗諦者，是亦不然。何以故？**若不依俗諦，不得第一義；不得第一義，則不得涅槃**。第一義皆因言說，言說是世俗，是故若不依世俗，第一義則不可說；若不得第一義，云何得至涅槃？是故諸法雖無生，而有二諦。」（大正30，32c20-33a7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8)
19. 《雜阿含經》卷14（第347經）：「佛告須深：『彼先知法住，後知涅槃。彼諸善男子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法，離於我見，不起諸漏，心善解脫。』」（大正02，97b5-8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9)
20. 《中論》卷4〈24 觀四諦品〉：「以有空義故，一切法得成。」（大正30，33a22-23） [↑](#footnote-ref-20)
21. 《妙法蓮華經》卷1〈2 方便品〉（大正09，8b25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1)
22. 《妙法蓮華經》卷1〈2 方便品〉：「未來世諸佛，雖說百千億，無數諸法門，其實為一乘。諸佛兩足尊，知法常無性，佛種從緣起，是故說一乘。」（大正09，9b6-9） [↑](#footnote-ref-22)
23. （1）《解深密經》卷2〈5 無自性相品〉：「謂一切法皆無自性，無生無滅，本來寂靜，自性涅槃。於是經中，若諸有情已種上品善根，已清淨諸障，已成熟相續，已多修勝解，已能積集上品福德智慧資糧，彼若聽聞如是法已，於我甚深密意言說如實解了，於如是法深生信解，於如是義以無倒慧如實通達，依此通達善修習故，速疾能證最極究竟。」（大正16，695b13-20）

    （2）請參閱印順導師《成佛之道》(增註本)（p.374-p.377）。

    （3）請參閱演培法師《解深密經語體釋》（p.218-p.220），天華出版社，民國81年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3)
24. 請參閱印順導師著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(p.286-p.287)，「前分」即前十卷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4)
25. 《大般涅槃經》卷7〈4 如來性品〉（大正12，407b9-10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5)
26. 《大法鼓經》卷2：

    迦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諸摩訶衍經多說空義。」

    佛告迦葉：「一切空經是有餘說，唯有此經是無上說，非有餘說。」（大正09，296b8-10） [↑](#footnote-ref-26)
27. （1）《大般涅槃經》卷5〈4 如來性品〉：「空者謂無**二十五有**及諸煩惱，一切苦、一切相、一切有為行，如瓶無酪則名為空；不空者，謂真實、善色、常、樂、我、淨、不動、不變，猶如彼瓶色、香、味、觸，故名不空。」（大正12，395b25-29）

    （2）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贊》卷1：「二十五有：四人、四惡趣、四空及四禪、梵王、六欲天、無想、阿那含。」（大正33，544c21-23）

    （3）《五門禪經要用法》卷1：「二十五有：四天下、六欲天、四惡道、四禪地、大梵天、無色界、第四禪地有五阿那含天，合二十五有」（大正15，332c29-333a2） [↑](#footnote-ref-27)
28. 《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》卷1：「世尊！**如來藏智是如來空智**；世尊！如來藏者，一切阿羅漢、辟支佛、大力菩薩，本所不見，本所不得。」（大正12，221c13-15） [↑](#footnote-ref-28)
29. 印順導師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（p.282）：

    阿摩羅識──轉依是心境俱泯的，沒有能取所取的。約無漏現證來說，這是「境智無差別」的。境是無分別法性，是無二無別的。智是無分別智，與法性也不可說有差別相。雖方便安立而稱之為智，為如，而**實如智不二（不要想像為一體）。所以《華嚴經》說：「無有如外智，能證於如；亦無智外如，為智所入**」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9)
30. 《央掘魔羅經》卷2：「見於空法已，不空亦謂空，**有異法是空，有異法不空**。一切諸煩惱，譬如彼雨雹，一切不善壞，猶如雹融消。」（大正02，527b27- c2） [↑](#footnote-ref-30)
31. 印順導師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（p.16）：

    印度宗教學而應用胎藏說的，非常古老。在《梨俱吠陀》的創造讚歌中，就有創造神「生主」（prajāpati）的「金胎」（hiraṇya-garbha）說。從金胎而現起一切，為印度古代創造說的一種。胎是胎藏，所以這一創造神話，是生殖──生長發展說；是將人類孕育誕生的生殖觀念，應用於擬人的最高神（生主）的創造。大乘佛教在發展中，如來與藏（界藏與胎藏），是分別發展的；發展的方向，也是極複雜的。超越的理想的如來，在菩薩因位，有誕生的譬喻，極可能由此而引發如來藏──如來在胎藏的教說。從如來藏的學理意義來說，倒好像是古代的金胎說，取得了新的姿態而再現。或重視如來藏的三義，以論究「藏」的意義。實則「如來之藏」，主要為通俗的胎藏喻。如來在眾生位──胎藏，雖沒有出現，而如來智慧德相已本來具足了。如來藏說，與後期大乘的真常我、真常心──真常唯心論，是不可分離的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1)
32. 《大般涅槃經》卷32〈11 師子吼菩薩品〉：「善男子！一切眾生不退佛性故，名之為有；阿毘跋致故、**以當有故**、決定得故、定當見故，是故名為一切眾生**悉有佛性**。」（大正12，556a6-8） [↑](#footnote-ref-32)
33. 請參閱印順導師著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(p.286-p.287)，「後分」即後三十卷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3)
34. 《大般涅槃經》卷27〈11 師子吼菩薩品〉：「佛言：『我亦不說一切眾生悉無有我，我常宣說一切眾生悉有佛性，佛性者豈非我耶？以是義故，我不說斷見。』」（大正12，525a21-24） [↑](#footnote-ref-34)
35. 印順導師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（p.252-p.253 ）：

    如來藏，我，佛性，是異名而同一意義。在後三十卷中，值得我們注意的，是不再提到如來藏一詞了！〈師子吼菩薩品〉說：五百梵志難佛說無我：「若無我者，持戒者誰？破戒者誰」？佛說：「我常宣說一切眾生悉有佛性，佛性者豈非我耶」，梵志們「聞說佛性即是我故，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」。佛然後告訴他們：「佛性者實非我也；為眾生故，說名為我」。佛性（如來藏）無我而說之為我，只是適應印度神教，誘引計我外道的方便，與《楞伽經》的見解一致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5)
36. 《大般涅槃經》卷27〈11 師子吼菩薩品〉：「善男子！是佛性者實非我也，為眾生故說名為我。」（大正12，525a28-b1） [↑](#footnote-ref-36)
37. 《楞伽阿跋多羅寶經》卷2〈一切佛語心品〉：

    佛告大慧：「我說如來藏，不同外道所說之我。大慧！有時說空、無相、無願、如、實際、法性、法身、涅槃、離自性、不生不滅、本來寂靜、自性涅槃，如是等句，說如來藏已。如來．應供．等正覺，為斷愚夫畏無我句故，說離妄想無所有境界如來藏門。大慧！未來現在菩薩摩訶薩，不應作我見計著。譬如陶家，於一泥聚，以人工水木輪繩方便，作種種器。如來亦復如是，於法無我離一切妄想相，以種種智慧善巧方便，或說如來藏，或說無我。以是因緣故，說如來藏，不同外道所說之我。是名說如來藏。開引計我諸外道故，說如來藏，令離不實我見妄想，入三解脫門境界，悕望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是故如來．應供．等正覺作如是說如來之藏。若不如是，則同外道所說之我。是故，大慧！為離外道見故，當依無我如來之藏。」（大正16，489b3-20） [↑](#footnote-ref-37)
38. 印順導師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（p.163）：

    ┌ 眾生因位（如來在纏名如來藏）──佛界

    生佛不二─┤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┌實體（菩提）

    　　　　　 └ 如來果位（眾生出纏名為法身）─┤德相

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└業用」 [↑](#footnote-ref-38)
39. 《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》卷15：「我所得法，甚深微妙，難解難見，寂寞無為，智者所知，非愚所及；眾生樂著三界窟宅，集此諸業，何緣能悟十二因緣甚深微妙難見之法，又復息一切行，截斷諸流，盡恩愛源，無餘泥洹，益復甚難，若我說者，徒自疲勞，唐自枯苦。」(大正22，103c8-13) [↑](#footnote-ref-39)
40. （1）印順導師著《華雨集第二冊》(p.48)：

    釋尊安立的方便道，是四預流支catvāro-srota-āpannâṅgāni：**佛不壞淨，法不壞淨，僧不壞淨，聖所愛戒成就**。然經中還有二說：一、**佛證淨，法證淨，僧證淨，施捨**。二、**佛證淨，法證淨，僧證淨，智慧**。這二類都名為四預流支，可見（方便道的）四預流支，是以佛、法、僧──三寶的淨信為本的；在三寶的淨信外，加入施捨，或者戒，或者智慧，而後來以加入「聖所愛戒成就」為定論的。

    （2）另參閱印順導師著《華雨集第二冊》(p.40- p.46 ) [↑](#footnote-ref-40)
41. 《妙法蓮華經》卷1〈2方便品〉（大正09，8c10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1)
42. 印順導師《華雨集第一冊》（p.238- p.239）：

    有大乘經，名《般舟三昧經》，這是一心專念阿彌陀佛的法門。念，是心繫一境；念佛，這裏是專念阿彌陀佛，不是稱名。專心繫念阿彌陀佛相，念到**般舟三昧成就時，十方一切佛現在前**（所以名般舟三昧，般舟是在前立的意義），明白的見到，如夜晚見天空中的繁星一樣。這不是開眼所見，而是定心所現的境界。依經中說，不但見佛，也與佛問答，他說：應發願往生西方極樂世界。後來，得般舟三昧的，就於定中觀察，自己並沒有到西方去，阿彌陀佛也並沒有來，自己所見所聞的，只是唯心所現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2)
43. 《佛說觀無量壽佛經》：

    佛告阿難及韋提希：「見此事已，次當想佛。所以者何？諸佛如來是法界身，遍入一切眾生心想中；是故汝等心想佛時，是心即是三十二相、八十隨形好。**是心作佛**，是心是佛。諸佛正遍知海，從心想生，是故應當一心繫念，諦觀彼佛．多陀阿伽度．阿羅呵．三藐三佛陀。」（大正12，343a18-24） [↑](#footnote-ref-43)
44. （1）《大乘本生心地觀經》卷8〈10 觀心品〉：

    善男子！三界之中以心為主，能觀心者究竟解脫，不能觀者究竟沈淪。眾生之心猶如大地，五穀五果從大地生。如是心法，生世出世善惡五趣，有學無學、獨覺菩薩及於如來。以是因緣，**三界唯心**，心名為地。一切凡夫，親近善友聞心地法，如理觀察，如說修行，自作教佗讚勵慶慰，如是之人能斷三障速圓眾行，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（大正03，327a21-29）

    （2）《入楞伽經》卷7〈9 入道品〉：

    佛告大慧：「我今為汝分別宣說。大慧！聲聞有三種，言入八地寂滅門者，此是先修菩薩行者墮聲聞地，還依本心修菩薩行，同入八地寂滅樂門，非增上慢寂滅聲聞，以彼不能入菩薩行，未曾覺知**三界唯心**，未曾修行菩薩諸法，未曾修行諸波羅蜜十地之行，是故決定寂滅聲聞，不能證彼菩薩所行寂滅樂門。」（大正16，555b24-c3） [↑](#footnote-ref-44)
45. 迂（ㄩ）緩：遲滯；緩慢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十）》p.714） [↑](#footnote-ref-45)
46. （1）《大毘盧遮那成佛經疏》卷12〈7 成就悉地品〉：「真言智發起真實智，是極上一切**諸佛財富**者。」（大正39，707c26-27）

    （2）《大方等無想經》卷1〈1 大眾健度〉：

    譬如日出，悉令眾生普見大地高下等相；如來亦爾，一切眾生，不知方等，亦不能得總持三昧，不知佛時，**不知佛財**，不見佛身，……諦聽諦聽！善思念之！吾今為汝分別解說。**有大方等甘露經王，開大寶藏賑給貧窮，啟發諸佛功德之藏。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其性無盡，昔來隱蔽，今欲顯示。**諸佛如來，然大慧燈，令諸眾生，了了明見。（大正12，1082b27-c15） [↑](#footnote-ref-46)
47. 《信力入印法門經》卷3：「復次，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！有五種法則能清淨初歡喜地，得大無畏安隱之處。何等為五？一謂菩薩生如是心：『我已得住不見魔業住**佛業**故，生安隱心；為令他住不見魔業住**佛業**故，起安慰心。』有言不見魔業住**佛業**者，謂不見魔業教化眾生故。」（大正10，944c26-945a3） [↑](#footnote-ref-47)
48. 印順導師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（p.428）：

    如《金剛幕續》所說的「佛慢瑜伽」，佛慢或作天慢，**佛瑜伽也就是天瑜伽**，修佛色身也稱為修天色身。本來，天神等是佛異名，《楞伽經》已這樣說了。在印度神教復興中，天與佛的差距，越來越小了！ [↑](#footnote-ref-48)
49. 請參閱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（p.171-p.172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9)
50. 請參閱印順導師《華雨集第二冊》（p.101-p.104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0)
51. 請參閱印順導師《佛在人間》（p.40-p.42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1)
52. 請參閱印順導師《華雨集第二冊》（p.106-p.107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2)
53. 印順導師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(p.417-p.419 )：

    到底金剛是什麼意義？金剛是金剛杵，印度因陀羅Indra神（即佛教的帝釋）所持的武器，有堅固、不壞、能摧破一切的意義。「秘密大乘」的金剛，可從四方來者四方坐的集會說起。

    佛教說：須彌Sumeru山頂，有忉利Trāyastriṃśa天，帝釋Śakradevānām indra是忉利天王。低一些，須彌山四方山上，有四大王眾天Caturmahārājakāyika-deva。忉利天集會時，帝釋在中間；東方提頭賴吒Dhṛtarāṣṭra天王在東方坐，南方毘樓勒叉Virūḍhaka天王在南方坐，西方毘樓博叉Virūpākṣa天王在西方坐，北方毘沙門Vaiśravaṇa天王在北方坐。**這一集會方式，如《長阿含經》（三）《典尊經》，（四）《闍尼沙經》所說，與五方五佛的集會方式，不是一致嗎？**特別是**中間的帝釋，手持金剛杵，是地居天──夜叉yakṣa、龍Nāga等鬼神的統攝者。帝釋自身也是夜[藥]叉**，如《大毘婆沙論》引《帝釋問經》說：

    「此藥叉天[帝釋]，於長夜其心質直」。

    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卷一三三（大正二七‧六九一下──六九二上）說：

    「蘇迷盧[須彌]頂，是三十三[忉利]天住處。山頂四角，各有一峰。……有藥叉神，名金剛手，於中止住，守護諸天。於山頂中，有城名善見。……城有千門，嚴飾壯麗。門有五百青衣藥叉，……防守城門」。

    金剛手Vajrapāṇi就是執金剛Vajradhara，以手持金剛杵得名。四角都有金剛手，可見金剛手是不止一位的。《大智度論》說：

    「有人言：天帝[帝釋]九百九十九門，門皆以十六青衣夜叉守之。」

    **帝釋是夜叉，守護者也都是夜叉；帝釋統攝四天王，而北方的毘沙門，也是夜叉。夜叉多數是持金剛杵的，所以須彌山上的地居天，真可說是（夜叉）金剛王國了**。夜叉──**執金剛神，在印度的傳說中，是分為五部族的**，如《大般若經》說：

    「一切不退轉菩薩，……常有五族執金剛神，隨逐守護。」

    **從集會的方式說，分為五部[族]說，「秘密大乘」而稱金剛乘，與帝釋統攝的金剛王國，是有深切關係的！**進一步說：「佛法」一向傳說，有一位護持釋尊的金剛神。這位護持者，大乘的《密跡金剛力士經》，說是天菩薩── 密跡金剛，並說到了「三密」。帝釋坐六牙白象，與普賢Samantabhadra菩薩是一樣的；普賢是綜合釋尊弟子──目犍連Mahāmaudgalyāyana與帝釋而大乘化的菩薩。依《華嚴經》「入法界品」，十地以上的菩薩，是執金剛神，與普賢行地相當。**「秘密大乘」的組織，是適應印度神教，取象於夜叉王國而成的。五方五佛，作為十方一切佛的代表。**在「大乘佛法」中，「一切佛是一佛」，「是一佛而不礙一切佛」，所以不只代表一切佛，而只要是表徵一佛的佛德（每一佛都可以為主尊而表徵一切）。**起初，以毘盧遮那佛為主，四方四佛為伴，就以四德來表徵佛德，如四佛表徵常樂我淨四德，表徵四曼陀羅、四印等法門。**在發展中，毘盧遮那佛與四佛平等，那就表徵一佛的五德，如五智等。五佛、五部，所以由持金剛來統攝。「秘密大乘」攝取種種事相而興起，採取表徵主義，成為「秘密大乘佛法」的特色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3)
54. 印順導師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（p.4）：

    民間信仰的鬼神，進入「秘密大乘」的堂奧：有手執武器，忿怒相的天菩薩（或佛所示現）。溼婆天派有「性力」崇拜，「秘密大乘」也有相抱相合的（俗稱）歡喜佛。適應與融攝神教，「佛天一如」的具體化，為「秘密大乘」的特色！ [↑](#footnote-ref-54)
55. 印順導師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（p.428）：

    如《金剛幕續》所說的「佛慢瑜伽」，佛慢或作天慢，**佛瑜伽也就是天瑜伽**，修佛色身也稱為修天色身。本來，天神等是佛異名，《楞伽經》已這樣說了。在印度神教復興中，天與佛的差距，越來越小了！ [↑](#footnote-ref-55)
56. 印順導師《華雨集第三冊》（p.206）：

    我發現，「佛法」中所說的高下，「秘密大乘」每每是顛倒過來說。如在佛法中，欲界天的四大王眾天（Caturmahārājakāyika-deva）等，男女合交而不出精，是低級的；眼相顧視而成淫事的他化自在天（Paranirmita-vaśa-vartin），是高級的；如向上更進一層，那就是離欲的梵天（Brahmā）了。「秘密大乘」倒過來說：眼相顧視而笑的，是最低的事續；二二交合而不出精的，是最高的無上瑜伽續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6)
57. 參閱印順導師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（p.146-p.151）：〈三、秘密教之特色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7)
58. 印順導師《華雨集第二冊》( Y 26p35~37 )：

    當時印度的神職人員，依信施而生活的婆羅門及（六師）沙門，流行低級的迷妄行為。《梵網經》列為〈中戒〉、〈大戒〉，《四分律》總名為〈大小持戒犍度〉……在《長部》（一）《梵網經》中，更有：

    「火、杓子、殼、粉、米、熟酥、油、口、血──**護摩。問鏡**，問童女，問天（神），拜太陽，供養大梵天，請吉祥天。淨地，嗽口，沐浴，舉行供犧牲的祭祀。」

    這類迷妄的低級宗教行為，在印度盛行，但釋尊「無如是事」，也從不稱讚這類行為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8)
59. 印順導師《佛在人間》(p.46- p.47)：

    祭祀法，古代的印度（猶太教，波斯教等也如此），一家設一火，一年到頭，家裡是不熄火祭的。祭物大抵與人間的食物相同，如新生的瓜果米穀，乳酪牛羊等。**人類生活所需的東西，投到火裡作祭品。以為這樣的祭祀，這些被火燒的飲食氣味，升到天上，天神即受他們的供養。**天神生歡喜心，使你種的五穀，養的牛羊，都得茂盛繁殖，身心獲得康樂，未來能得生人間天上。後期佛教密宗的**「護摩」，即沿婆羅門教的火祭而來**。但還有複雜的祭祀，須請祭師代行，設三火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9)
60. 印順導師《佛在人間》（p.29- p.31）：

    《智論》所說的四悉檀，即是佛陀應機說法的四大宗旨。說法的宗旨雖多，但總括起來，不出此四。一、世間悉檀，以引起樂欲為宗。如對初學而缺乏興味的，佛必先使他生歡喜心……「先以欲鉤牽，後令入佛智」，也只是這樣的巧方便。

    二、為人悉檀，以生善為宗。如不肯布施的，就將布施的功德說給他聽。為說持戒，為說忍辱等功德，總之，應機說法，以使他的善根滋盛為目的。……

    三、對治悉檀，以制止人類的惡行為宗旨。如貪欲重的，教他修不淨觀；瞋恚重的，教他修慈悲觀；愚癡重的，教他修因緣觀；散亂多的，教他修數息觀；我執重的，教他修界分別觀。……

    四、第一義悉檀，這以顯了真義為宗，這是佛陀自證的諸法實相。不信解這甚深的真義，而修行趣證，是決不能了脫生死、圓成佛道的。所以佛依第一義悉檀說，是究竟的了義說，這才是佛法的心髓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0)
61. 《阿含講要》後重編增寫為《佛法概論》，然原稿第一章〈阿含經的判攝〉未被編入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1)
62. （1）印順導師《華雨集第五冊》（p.34-p.35）。

    （2）印順導師《雜阿含經論會編（上）》（p.b31-p.b32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2)
63. 印順導師《雜阿含經論會編（上）》（p.b27-p.b28）：

    原始結集的，是精簡的長行直說，依文體而名為「修多羅」，依類纂集，所以名為「相應」。原始的「修多羅」（相應），相當於蘊；處；緣起、食、諦、界；念住等道品。佛說長行是「修多羅」，為了記憶，又結經為攝頌──「結集文」，而有偈頌的「祇夜」：這是原始二部成立的過程。不過，新的經說，還在佛教界的不斷的傳出。在文體上，有長行的，也有偈頌的。有偈的一部分，比附於「結集文」，而成為「結集品」的「祇夜」。在內容上，有如來記說的，有弟子記說的，有諸天記說的。這些，多有顯了分別法義，說明深秘事理的特性，這就是「記說」──「如來記說」，「弟子記說」，「諸天記說」了。「諸天記說」部分，是適應印度一般的神教信仰，而傳出的通俗教化，都是有偈頌的，與「弟子所說」的有偈部分相合，稱為八「眾相應」，屬於「祇夜」，於是「記說」只有「如來所說」，「弟子所說」了。……但可以肯定的，「祇夜」與「記說」──「如來記說」、「弟子記說」，曾集成一類而別行，這就是「少分阿含」。但「祇夜」，早與「修多羅」相聯合，「記說」也附於「修多羅」，終於綜合為大部──《雜（相應）阿含》，《雜阿含經》也就包含了「修多羅」，「祇夜」，「記說」─三部分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3)
64. （1）印順導師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（p.490-p.491）：

    龍樹的四悉檀，與覺音四論的宗趣，完全相合，這一定有古老的傳承為依據的。徹底的說起來，佛法的宗旨，佛法化世的方法，都不外乎這四種。每一阿含，都可以有此四宗；但就每一部的特色來分別，那就可說《長阿含》是「世界悉檀」，《增一阿含》是「為人悉檀」；《中阿含》是「對治悉檀」；《雜阿含》是「第一義悉檀」了。這一佛法的四大方針，在佛法的實際應用中，也是一樣。所以教人修習禪觀，就有「四隨」，**如《摩訶止觀》卷一上（大正四六‧四下）說：「佛以四隨說法：隨（好）樂，隨（適）宜，隨（對）治，隨（勝）義」。天台學者，早就以「四隨」解說「四悉檀」**。

    （2）隋•智顗《妙法蓮華經玄義》卷1：「四悉檀是龍樹所說，四隨禪經佛所說，今以經成論於義彌明。」（大正33，687c11-12） [↑](#footnote-ref-64)
65. 《中論》卷2〈13 觀行品〉（青目釋）：「**大聖說空法，為離諸見故；若復見有空，諸佛所不化**。大聖為破六十二諸見，及無明愛等諸煩惱故說空；若人於空復生見者，是人不可化；譬如有病須服藥可治，若藥復為病則不可治。」（大正30，18c16-21） [↑](#footnote-ref-65)
66. 《大寶積經》卷112〈普明菩薩會第43〉：「寧起我見積若須彌，非以空見起增上慢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諸見以空得脫，若起空見則不可除；迦葉！譬如醫師授藥令病擾動，是藥在內而不出者，於意云何？如是病人寧得差不？不也，世尊！是藥不出其病轉增；如是迦葉！一切諸見唯空能滅，若起空見則不可除。」（大正11，634a14-19） [↑](#footnote-ref-66)
67. 印順導師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（p.69）：

    《增支部》〈一集〉這樣（南傳一七‧一五）說：「比丘眾！此心極光淨，而客隨煩惱雜染、無聞異生不如實解，我說無聞異生無修心故」。「比丘眾！此心極光淨，而客隨煩惱解脫，有聞聖弟子能如實解，我說有聞聖弟子有修心故」。這是《阿含經》中明確的心明淨說。心是極光淨（pabhassara）的，使心雜染的隨煩惱（upakkilesa），是「客」，可見是外鑠的，而不是心體有這些煩惱。心清淨而與客塵煩惱發生關係，是如來藏說的重要理論，不能不說是淵源於《阿含經》的！ [↑](#footnote-ref-67)
68. 《成實論》卷3〈30 心性品〉（大正32，258b19-20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8)
69. 《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》卷1〈2 入漫茶羅具緣真言品〉：「劣慧諸眾生，以癡愛自蔽，唯依於有著，恒樂諸斷常，時方所造業，善不善諸相，盲冥樂求果，不知解此道，為度彼等故，隨順說是法。」（大正18，5a1-5） [↑](#footnote-ref-69)
70. 請參閱印順導師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（p.438-p.439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0)
71. 參見印順導師著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（p.878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1)
72. 參見印順導師著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（p.879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2)
73. 參見印順導師著《華雨集第五冊》（p.17）：

    王恩洋是著名的唯識學者，他不滿真常唯心論，稱之為「入篡正統」，那是不承認他是佛法的。對於末期的秘密乘，當然沒有好感。他所以要批評《印度之佛教》，只是為了辨論空宗與有宗，誰是了義的，更好的。我寫了〈空有之間〉，以表示我的意見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3)
74. 請參閱印順導師《人間佛教論集》〈佛在人間〉（p.85-p.99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4)
75. 《增壹阿含經》卷26〈34 等見品〉：「比丘當知，三十三天著於五欲，彼以人間為善趣；於如來得出家，為善利而得三達。所以然者，**佛世尊皆出人間，非由天而得也**。是故，比丘！於此命終當生天上。」（大正02，694a2-5） [↑](#footnote-ref-75)
76. 請參閱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（p.21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6)
77. 請參閱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（p.144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7)
78. 眩（ㄒㄩㄢˋ）惑：迷惑；迷亂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七）》p.1198） [↑](#footnote-ref-78)
79. 請參閱釋厚觀著《深觀廣行的菩薩道》〈印順導師「宏傳中期佛教之行解」的宗趣〉（p.241-p.312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9)
80. 《思益梵天所問經》卷1〈3 分別品〉：

    「又，網明！**一切法正，一切法邪**。」

    網明言：「梵天！何謂一切法正，一切法邪？」

    梵天言：「**於諸法性無心故，一切法名為正**；**若於無心法中，以心分別觀者，一切法名為邪**。一切法離相名為正；若不信解達是離相，是即分別諸法。若分別諸法，則入增上慢，隨所分別，皆名為邪。」（大正15，36b22-28） [↑](#footnote-ref-80)
81. （1）《大智度論》卷18〈1 序品〉：「諸佛法無量，有若大海，隨眾生意故，種種說法：或說有，或說無；或說常，或說無常；或說苦，或說樂；或說我，或說無我；或說懃行三業、攝諸善法，或說一切諸法無作相。如是等種種異說，**無智聞之，謂為乖錯；智者入三種法門**，觀一切佛語皆是實法，不相違背。何等是三門？一者、蜫勒門，二者、阿毘曇門，三者、空門。」（大正25，192a23-b1）

    （2）關於蜫勒等三門之解釋，請參見印順導師著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(p.137- p.139)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1)
82. 《思益梵天所問經》卷2〈4 解諸法品〉：

    梵天言：「世尊！何謂隨宜？」

    佛言：「如來或垢法說淨，淨法說垢。菩薩於此應知如來隨宜所說。梵天！何謂垢法說淨？不得垢法性故。何謂淨法說垢？貪著淨法故。又，梵天！我說布施即是涅槃，凡人無智不能善解隨宜所說。菩薩應如是思量：『布施後得大富，此中無法可得；從一念至一念，若不從一念至一念即是諸法實相，諸法實相即是涅槃。』持戒是涅槃，不作不起故；忍辱是涅槃，念念滅故；精進是涅槃，無所取故；禪定是涅槃，不貪味故；智慧是涅槃，不得相故；貪欲是實際，法性無欲故；瞋恚是實際，法性無瞋故；愚癡是實際，法性無癡故；生死是涅槃，無退無生故；涅槃是生死，以貪著故；實語是虛妄，生語見故；虛妄是實語，為增上慢人故。

    又，梵天！如來以隨宜故，或自說我，是說常邊者；或自說我，是說斷邊者；或自說我，是說無作者；或自說我，是邪見者；或自說我，是不信者；或自說我，是不知報恩者；或自說我，是食吐者；或自說我，是不受者。如來無有如此諸事，當知是為隨宜所說，欲令眾生捨增上慢故。若菩薩善通達如來隨宜說者，若聞佛出則便信受，示眾生善業色身果報故；若聞佛不出亦信受，知是諸佛法性身故；若聞佛說法亦信受，為喜樂文字眾生故；若聞佛不說法亦信受，知諸法位性不可說故；若聞有涅槃亦信受，滅顛倒所起煩惱故；若聞無涅槃亦信受，諸法無生滅相故；若聞有眾生亦信受，入世諦門故；若聞無眾生亦信受，入第一義故。梵天！菩薩如是善知如來隨宜所說，於諸音聲無疑無畏，亦能利益無量眾生。（大正15，40c25-41a27） [↑](#footnote-ref-82)
83. 《大智度論》卷1〈1 序品〉：

    我先已說：「世界名字法有，時非實法」，汝不應難！亦是毘尼中結戒法，是世界中實；非第一實法相，吾我法相實不可得故。（大正25，66a3-6） [↑](#footnote-ref-83)
84. (1)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5〈18 問乘品〉：

    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復有摩訶衍，所謂**[1]內空、[2]外空、[3]內外空、[4]空空、[5]大空、[6]第一義空、[7]有為空、[8]無為空、[9]畢竟空、[10]無始空、[11]散空、[12]性空、[13]自相空、[14]諸法空、[15]不可得空、[16]無法空、[17]有法空、[18]無法有法空。[十八空]**」

    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何等為內空？」

    佛言：「內法名眼耳鼻舌身意。眼眼空，非常非滅故。何以故？性自爾。耳耳空、鼻鼻空、舌舌空、身身空、意意空，非常非滅故。何以故？性自爾。是名內空。

    何等為外空？外法名色聲香味觸法。色色空，非常非滅故。何以故？性自爾。聲聲空、香香空、味味空、觸觸空、法法空，非常非滅故。何以故？性自爾。是名外空。

    何等為內外空？內外法名內六入、外六入。內法內法空，非常非滅故。何以故？性自爾。外法外法空，非常非滅故。何以故？性自爾。是名內外空。

    何等為空空？一切法空，是空亦空，非常非滅故。何以故？性自爾。是名空空。

    何等為大空？東方東方相空，非常非滅故。何以故？性自爾。南西北方四維上下南西北方四維上下空，非常非滅故。何以故？性自爾。是名大空。

    何等為第一義空？第一義名涅槃。涅槃涅槃空，非常非滅故。何以故？性自爾。是名第一義空。

    何等為有為空？有為法名欲界色界無色界。欲界欲界空，色界色界空，無色界無色界空，非常非滅故。何以故？性自爾。是名有為空。

    何等為無為空？無為法名若無生相無住相無滅相。無為法無為法空，非常非滅故。何以故？性自爾。是為無為空。

    何等為畢竟空？畢竟名諸法畢竟不可得，非常非滅故。何以故？性自爾。是名畢竟空。

    何等為無始空？若法初來處不可得，非常非滅故。何以故？性自爾。是名無始空。

    何等為散空？散名諸法無滅。非常非滅故。何以故？性自爾。是為散空。

    何等為性空？一切法性，若有為法性若無為法性，是性非聲聞、辟支佛所作，非佛所作亦非餘人所作，是性性空，非常非滅故。何以故？性自爾。是名性空。

    何等為自相空？自相名色壞相、受受相、想取相、行作相、識識相，如是等有為無為法各各自相空，非常非滅故。何以故？性自爾。是名自相空。

    何等為諸法空？諸法名色受想行識，眼耳鼻舌身意，色聲香味觸法，眼界色界眼識界，乃至意界法界意識界。是諸法諸法空，非常非滅故。何以故？性自爾。是為諸法空。

    何等為不可得空？求諸法不可得是不可得空。非常非滅故。何以故？性自爾。是名不可得空。

    何等為無法空？若法無，是亦空，非常非滅故。何以故？性自爾。是名無法空。

    何等為有法空？有法名諸法和合中有自性相，是有法空，非常非滅故。何以故？性自爾。是名有法空。

    何等為無法有法空？諸法中無法，諸法和合中有自性相，是無法有法空，非常非滅故。何以故？性自爾。是名無法有法空。」（大正08，250b3-c28）

    (2)《大智度論》卷31〈1 序品〉：

    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欲住內空、外空、內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第一義空、有為空、無為空、畢竟空、無始空、散空、性空、自相空、諸法空、不可得空、無法空、有法空、無法有法空，當學般若波羅蜜！」（大正25，285b6-10） [↑](#footnote-ref-84)
85. 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5〈18 問乘品〉：「何等為無為空？無為法名、若無生相、無住相、無滅相。無為法無為法空，非常非滅故。何以故？性自爾。」（大正08，250b29-c2） [↑](#footnote-ref-85)
86. 炷（ㄓㄨˋ）：燈炷；燈心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七）》p.55） [↑](#footnote-ref-86)
87. (1)《小品般若波羅蜜經》卷7〈17 深功德品〉：

    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**如然燈時，為初焰燒炷，為後焰燒**？」

    「世尊！非初焰燒，亦不離初焰；非後焰燒，亦不離後焰。」

    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是炷燃不？」「世尊！是炷實燃。」

    「須菩提！菩薩亦如是。非初心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亦不離初心；非後心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亦不離後心得。」

    「世尊！是因緣法甚深。菩薩非初心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亦不離初心得；非後心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亦不離後心，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

    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**若心已滅，是心更生不？」「不也，世尊！」**

    **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若心生是滅相不？」「世尊！是滅相。」**

    **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是滅相，法當滅不？」「不也，世尊！」**

    **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亦如是住如如住？」「不，世尊！亦如是住如如住。」**

    **「須菩提！若如是住如如住者，即是常耶？」「不也，世尊！**」（大正08，567a27-b13）

    (2)《大智度論》卷75 (大正25，586b25-c24)。

    (3) 請參閱印順導師《空之探究》（p.171-p.173）。

    (4)請參閱釋厚觀著《深觀廣行的菩薩道》(p.269-p.270)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7)
88. 請參閱印順導師《中觀論頌講記》（p.235-p.237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8)
89. 《中論》卷1〈1 觀因緣品〉（青目釋）：

    菩薩坐道場時，觀十二因緣，如虛空不可盡—佛滅度後，後五百歲像法中，人根轉鈍，深著諸法，求十二因緣、五陰、十二入、十八界等決定相，不知佛意，但著文字；聞大乘法中說畢竟空，不知何因緣故空，即生疑見：「若都畢竟空，云何分別有罪福報應等？」如是則無世諦、第一義諦，取是空相而起貪著，於畢竟空中生種種過。龍樹菩薩為是等故，造此中論。**不生亦不滅，不常亦不斷，不一亦不異，不來亦不出**；能說是因緣，善滅諸戲論，我稽首禮佛，諸說中第一。以此二偈讚佛，則已略說第一義。（大正30，1b28-c12） [↑](#footnote-ref-89)
90. 《中論》卷3〈18 觀法品〉（青目釋）：

    **因有我故有我所，若無我則無我所**，修習八聖道分，滅我我所因緣故，**得無我無我所決定智慧；又無我無我所者**，於第一義中亦不可得，**無我無我所者**，能真見諸法；凡夫人以我我所障慧眼故，不能見實；**今聖人無我我所故**，諸煩惱亦滅，諸煩惱滅故，能見諸法實相，**內外我我所滅故**，諸受亦滅，諸受滅故，無量後身皆亦滅，是名說無餘涅槃。（大正30，24b26-c5） [↑](#footnote-ref-90)
91. 請參閱印順導師《印度之佛教》（p.6-p.7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1)
92. 《論語‧憲問》：「古之學者為己，今之學者為人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92)
93. 請參閱印順導師《佛在人間》（p.41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3)
94. 請參閱印順導師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（p.465-p.470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4)
95. 印順導師《華雨集第二冊》（p103-p.104 ）：

    夜叉身的大菩薩，受到《華嚴經》的尊重。法會開始，十方菩薩以外，從大自在天（Maheśvara）到執金剛，一切天眾（菩薩）來參加。善財（Sudhana）童子所參訪的，也有眾多的女性天神，都是夜叉。圍繞師子嚬呻（Siṃhavijṛmbhit）比丘尼的，在十地菩薩以上，有「執金剛神」，與「坐菩提道場菩薩」（也就是「普賢地」）相當。夜叉身相的菩薩，地位非常崇高，與「秘密大乘佛法」是一脈相通的，只是程度不同而已。天神──鬼天、畜天的地位，隨「大乘佛法」而重要起來，一向與鬼神信仰相結合的咒術等，也當然要漸漸地滲合進來。不過在「大乘佛法」中，菩薩化的鬼畜天菩薩，所說的還是菩薩道的深智大行，佛果的功德莊嚴，與後起的適應鬼、畜天的法門，精神還是不大同的。在一般人心目中，天、鬼天（神）、畜天（俗稱「妖精」），比人要厲害得多，所以在信仰中，漸漸地勝過了人間的賢聖僧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5)
96. 《楞伽阿跋多羅寶經》卷2〈一切佛語心品〉：

    大慧！未來現在菩薩摩訶薩，不應作我見計著。譬如陶家，於一泥聚，以人工水木輪繩方便，作種種器。如來亦復如是，於法無我離一切妄想相，以種種智慧善巧方便，或說如來藏，或說無我。以是因緣故，說如來藏，不同外道所說之我。是名說如來藏。開引計我諸外道故，說如來藏，令離不實我見妄想，入三解脫門境界，悕望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是故如來．應供．等正覺作如是說如來之藏。若不如是，則同外道所說之我。是故，大慧！為離外道見故，當依無我如來之藏。（大正16，489b9-20） [↑](#footnote-ref-96)
97. 《大般涅槃經》卷27〈11 師子吼菩薩品〉：

    善男子，我於一時住尼連禪河告阿難言：「我今欲洗汝可取衣及以澡豆。」我既入水，一切飛鳥水陸之屬悉來觀我，爾時復有五百梵志來在河邊，因到我所各相謂言：「云何而得金剛之身？若使瞿曇不說斷見，我當從其啟受齊法。」善男子，我於爾時以他心智，知是梵志心之所念，告梵志言：「云何謂我說於斷見？」彼梵志言瞿曇：「先於處處經中說諸眾生悉無有我；既言無我，云何而言非斷見耶？若無我者，持戒者誰？破戒者誰？」佛言：「我亦不說一切眾生悉無有我，我常宣說一切眾生悉有佛性，佛性者豈非我耶，以是義故，我不說斷見，一切眾生不見佛性，故無常無我無樂無淨，如是則名說斷見也。」時諸梵志聞說佛性即是我故，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尋時出家修菩提道，一切飛鳥水陸之屬亦發無上菩提之心，既發心已尋得捨身。善男子，**是佛性者實非我也，為眾生故說名為我**。（大正12， 525a12-b1） [↑](#footnote-ref-97)
98. 請參閱印順導師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（p.50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8)
99. 《攝大乘論本》卷1：「又若略說有二緣起：一者**分別自性緣起**；二者分別愛非愛緣起。此中依止阿賴耶識諸法生起是名分別自性緣起；以能分別種種自性為緣性故。復有十二支緣起，是名分別愛、非愛緣起，以於善趣、惡趣能分別愛、非愛種種自體為緣性故。」（大正31，134c28-135a2） [↑](#footnote-ref-99)
100. （1）《長阿含經》卷1〈第1經〉《大本經》：

     毗婆尸佛於閑靜處復作是念：「我今已得此無上法，甚深、微妙，難解、難見，息滅、清淨，智者所知，非是凡愚所能及也；斯由眾生**異忍、異見、異受、異學，依彼異見，各樂所求，各務所習**，是故於此甚深因緣，不能解了，然愛盡、涅槃，倍復難知，我若為說，彼必不解，更生觸擾。」作是念已，即便默然不復說法。 （大正01，8b15-22）

     （2）《雜阿含經》卷5〈第105經〉：

     仙尼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聞世尊所說，遂更增疑。」

     佛告仙尼：「正應增疑，所以者何？此甚深處，難見、難知，應須甚深照、微妙至到，聰慧所了，凡眾生類，未能辯知，所以者何？眾生長夜異見、異忍、異求、異欲故。」（大正02，32a14-19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00)